

聽取蛙聲一片

——《蛙》讀後感

一·序言

莫言先生，被公眾所熟知是因為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是中國本土孕育出的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是中國版魔幻現實主義潮流的殿軍人物，他是一位具有鄉土氣息且善於講故事的小說家——鄉土厚重，大道莫言。一開始，於我而言，我更偏向於看短篇或者中篇小說，因為長篇小說人物關係以及情節穿插複雜，要想塑造豐滿的人物形象而又使情節緊湊不冗長，需要作者有著深厚的寫作功底以及精密的佈局。而當我看過莫言先生所作的長篇小說之後，我深深折服於他對長篇小說的掌控力，他成功地捍衛了長篇小說的尊嚴。莫言先生曾發表過對長篇小說的看法：“好是長的前提，只有長度，就像老祖母的裹腳布一樣，當然不好；但假如是一匹繡著《清明上河圖》那樣精美圖案的錦緞，長就是好了。長不是抻麵，不是注水，不是吹氣，不是泡沫，不是通心粉，不是燈心草，不是紙老虎；長是真傢伙，是仙鶴之腿，不得不長，是不長不行的長，是必須這樣長的長。萬里長城，你為什麼這樣長？是背後壯闊的江山社稷要它這樣長。”這是我見過對長篇小說最形象最精妙的解讀了，而莫言先生的作品可謂是長篇小說的典範，其彙聚了人物、事件以及思想的密度，是因人物塑造和情節發展所必須的長，而不是只為簡單羅列，流水帳般的沒必要的長。

二·罪與贖

《蛙》這部小說是莫言先生醞釀十餘年所作的，其中涉及了計劃生育這個敏感話題，以新中國近六十年波瀾起伏的農村生育史，其毫不避諱地揭露了當下中國生育問題上的混亂景象。

這部小說與《紅高粱家族》所表現出的蓬勃向上的生命張力截然不同，《蛙》讓我讀出一種內心的壓抑以及對生命的敬畏和頂禮膜拜。而莫言先生在文末寫在八個大字——“他人有罪，我亦有罪”。那麼，這個“罪”指的是什麼呢？“罪

人”最終得到懲罰或者救贖了嗎？

一方面，姑姑有“罪”，姑姑是一名鄉村醫生，她貫徹執行計劃生育幾近瘋狂的程度，她的狂熱偏執，讓她變得殘酷瘋狂，喪失了對生命的基本尊重。正因為這樣使姑姑間接造成了張拳老婆、王仁美、王膽的死亡悲劇，也使許多的即將出世的孩子停止了呼吸的跳動。而姑姑最終也意識到了自己的罪過，張拳老婆、王仁美、王膽臨死前對她說的話深深的烙在了姑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姑姑也已“罪人”的身份，痛苦懺悔地度過餘生。期間，姑姑通過兩種方式嘗試著贖罪：一. 嫁給民間工藝大師郝大手，通過姑姑的形容描述，郝大手捏出不同形狀的泥娃娃，泥娃娃製作完成後，姑姑將這些泥娃娃安放在空格中，點香跪拜。這時的姑姑已經有點神智不清了，她想將她引流過的那些嬰兒，通過姑父的手，一一再現出來，以此來表達彌補心中的愧疚，減輕自己的罪孽。二. 欺騙代孕的陳眉，通過“狸貓換太子”的方式，說明蝌蚪瞞天過海，彌補蝌蚪失去王仁美和尚未出世兒子的遺憾。儘管姑姑通過這些方式贖罪，但畢竟她的雙手已經沾滿了那麼多鮮血，所以姑姑並沒有完全走出罪惡的陰霾，就像文中姑姑的自述“一個有罪的人不能也沒有權力去死，她必須活著，經受折磨，煎熬，像煎魚一樣翻來覆去地煎，像熬藥一樣咕嘟咕嘟地熬，用這樣的方式贖自己的罪，罪贖完了，才能一身輕鬆地去死。”

一方面，蝌蚪，也就是文中的我也有罪，我為了不影響自己的公職前途，執意要王仁美打掉肚子裡的孩子，和姑姑一起逼著王仁美上手術臺，將王仁美和孩子送進了地獄，而這也成為了我永難贖還的罪過。而對蝌蚪來說，他的贖罪方式就是得知小獅子讓陳眉代孕之後，默許這個孩子的降生。蝌蚪將這個孩子當作是夭折嬰兒的投胎轉世，他認為這個生命的誕生，是上天給他的一次救贖的機會，所以他需要滿心歡喜的迎接這個孩子的到來。那麼，蝌蚪通過這種方式就真的就得到所謂的救贖和解脫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這只是我的自我安慰，就像文中提到的“每個孩子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文中的我和姑姑贖罪的方式都是建立在欺騙陳眉出生的孩子是個死嬰的基礎上的，他們為了所謂的贖罪，為了自己能得到精神上的解脫，自私無情地剝奪了陳眉做母親的權利，這無疑是活生生奪走了陳眉活下去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最終導致了陳眉瘋癲的悲劇。姑姑和我為了彌補上個惡果，卻又

種下了下一個罪因，這使我和姑姑的自我救贖之路變得遙遙無期。而造成這個悲劇的人不止是我和姑姑，還有小獅子、袁腮、李手、小表弟等人，他們都是這起代孕事件的幫兇，他們都是為了一己私利才釀成了這個慘劇。每個人都需要為這個“惡果”負責，無一人能逃脫，這是對生命的褻瀆，何等荒謬，何等悲哀。

三·人性的兩面性

莫言先生曾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說過那麼一段話：“可能是因為我經歷過長期的艱難生活，使我對人性有較為深刻的瞭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麼，也明白真正的悲憫是什麼。我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難用是非善惡準確性的朦朧地帶，而這片地帶，正是文學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這就是莫言先生作品的魅力，他的筆下從來沒有直白武斷地告訴讀者誰是好人或者壞人，這件事是對還是錯，而是將人物、事件的兩面性都展開，讓讀者自己去體味。

《蛙》這篇文章所提及到的中國計劃生育的問題也是具有兩面性的：從人性人權的角度來看，計劃生育是一種極端的方式，強制規定人們只能生一胎小孩，有違人道；但從另一方面來看，計劃生育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為中國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所以，對於計劃生育這段歷史背景，我們應該客觀公正的看待，不能只看到歷史的結果而忽略了手段。

而對於《蛙》中的主人公——姑姑，她也是具有人性的兩面性的，正因為她沒有被定義為完全的好人或者壞人，所以她的人物形象才會被塑造得豐滿真實。姑姑有“善”的一面，她學習到了科學的接生方法，對傳統落後的“老娘婆”接生法深惡痛絕，在1953-1957年間，姑姑一共為村民接生1600多次，被村裡奉為活菩薩、送子娘娘。文中有提到姑姑第一次為艾蓮的情景：“陳鼻剛出生時沒有呼吸，姑姑將他倒提起來，拍打他的後背前胸，終於使他發出了貓叫般的哭聲。姑姑這時心中充滿了喜悅，就像一個工匠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件作品。姑姑是個階級觀念很強的人，但她將嬰兒從產道中拖出來那一刻會忘記階級和階級的鬥爭，她體會到的喜悅是一種純潔、純粹的人的感情。”由此可見，姑姑有善良正直的一面，她尊重生命，敬愛生命，她會以慈愛的目光迎接著新生命的到來。然而，姑姑也有“惡”的一面，為了響應計劃生育政策的號召，姑姑化身成為一個冷血無情的鄉村醫生，她不遺餘力的狠抓計劃生育，為男人們結紮，為超生的女人們

引流。她就像一個瘋狂的惡魔，用極端的方式逼迫著村民們接受計劃生育。文中有提到姑姑費盡千辛萬苦才追到懷有身孕的張拳老婆，這場面的精彩程度絕不亞于遊擊地道戰，而最終雖然抓住了耿秀蓮，但她卻因搶救無效死去了。正因為姑姑的偏執甚至是人性的扭曲，間接逼死了耿秀蓮、王仁美和王膽，也使得許多尚未出世的孩子胎死腹中。為此，姑姑成為了過街老鼠，成了活閻王。

姑姑是整部小說中最複雜、最有張力的角色，我們不能直接將她歸於好人或者壞人，因為她身上既有人性的光輝又有人性的缺失，她是善與惡的結合體，她既是天使，又是惡魔。姑姑雖然逼王仁美打胎，但當王仁美病危搶救時，姑姑自願為王仁美獻血；姑姑雖然對懷有身孕的王膽窮追不捨，但當王膽早產時，還是幫她接生，當王膽死去後，姑姑還悉心照料王膽不足月的女兒，使這個嬰兒最終度過了危險期，活了下來。所以，姑姑既是救世主，又是劊子手，她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角色。所以，莫言先生對姑姑的描述是“一個騎著自行車在結了冰的大河上疾馳的女醫生形象，一個背著藥箱、撐著雨傘、挽著褲腳、與成群結隊的青蛙搏鬥著前進的女醫生形象，一個手托嬰兒、滿袖血污、朗聲大笑的女醫生形象，一個口叨香煙、愁容滿面、衣衫不整的女醫生形象。這些形象時而合為一體，時而又各自分開，仿佛是一個人的一組雕像。”

而這部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也是具有兩面性的，比如暗戀小獅子的王肝，他喜歡了小獅子十幾年，為她寫了500多份情書，但為了愛情，出賣了朋友甚至是自己的妹妹；比如叛逃到臺灣的王小倜，他差點毀了姑姑，卻又因為留下了一本日記，又拯救了姑姑；比如重男輕女的陳鼻，得子心切的小獅子……他們都是生動圓滿的人物形象，她們是善與惡，美與醜的結合體，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正是因為他們具有人性的兩面性，所以他們才能成為真正鮮活的“人”，而不僅僅是活在小說裡的人物角色。黑色和白色之間，總會存在灰色地帶，這個世界也沒有絕對的界限去區分對與錯，是與非。正是因為《蛙》中體現了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人性的兩面性，才讓這部小說更加真實，貼近生活，才讓這部小說充滿了魔性的魅力。

四·結語

《蛙》這部小說，標題是一大亮點，因為“蛙”和“娃”同音，也與“媯”

同音，女媧造人，所以“娃”是多子的象徵，暗示著這部小說與計劃生育有關。而文中對蛙的描寫也是點睛之筆，姑姑這個膽大包天的人，為什麼會被一隻小小的青蛙嚇得昏厥，也是事出有因。文中有對蛙追著姑姑跑的情景描述：“那天晚上的蛙叫聲裡，有一種怨恨、一種委屈，仿佛是無數受了傷害的嬰兒的精靈在發出控訴。姑姑一邊嚎叫一邊奔跑，但身後那些緊緊追逼的青蛙卻難以擺脫。姑姑在奔跑中回頭觀看，那景象令她魂飛魄散，千萬隻青蛙組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大軍，叫著，跳著，碰撞著，擁擠著，像一股濁流，快速地往前湧動。”所以，姑姑怕“娃”是因為自知有“罪”，她內心深處是愧疚心虛的，並渴望得到精神的救贖。因為她殘忍的，不近人情的引流手段，使許多即將出世的嬰兒胎死腹中。而這部小說的另一大亮點是小說的第五部分是與正文相互補充的帶有靈幻色彩的話劇，使這部小說更加完整生動。

最後，我想談談這部小說發生在高密東北鄉——“這個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醜陋，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而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既散發著人性的光輝，又暴露出人性的缺失。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所以對於這部小說中複雜的人物形象，我們會存在不同的看法，而對於涉及政治、經濟、人倫、道德的中國計劃生育的問題，我們也會有不同的理解。希望讀者朋友們能以客觀全面的立場去看待《蛙》這部小說。

參考書籍：

莫言：《蛙》。上海文藝出版社，第 3、214、281 頁，2012。

邵純生、張毅：《莫言與他的民間鄉土》。青島出版社，第 24 頁，2013 年。